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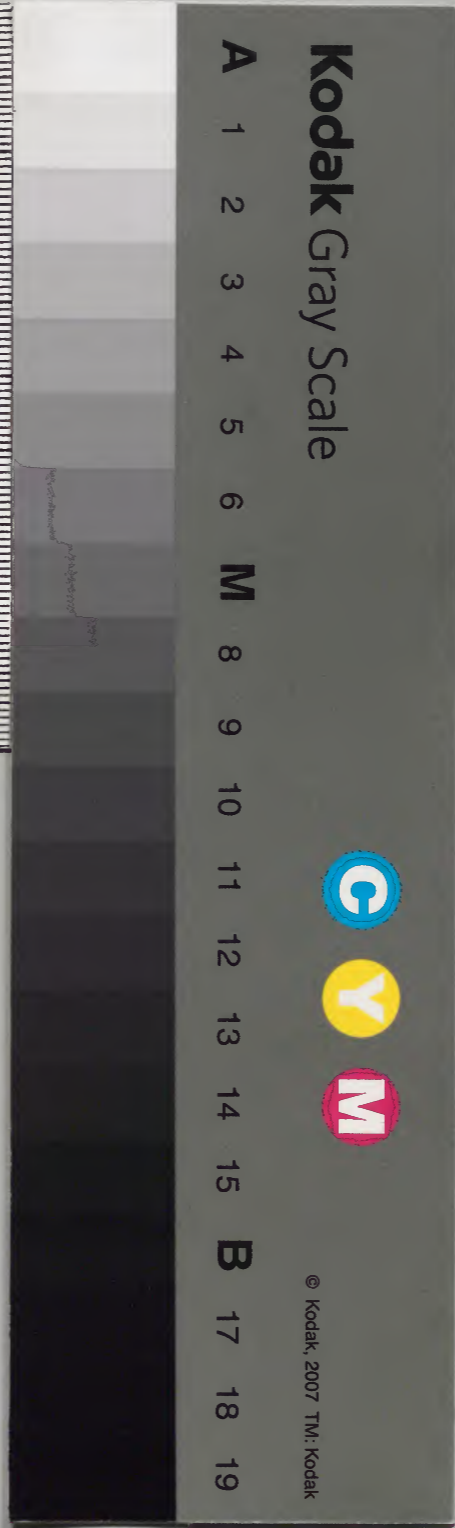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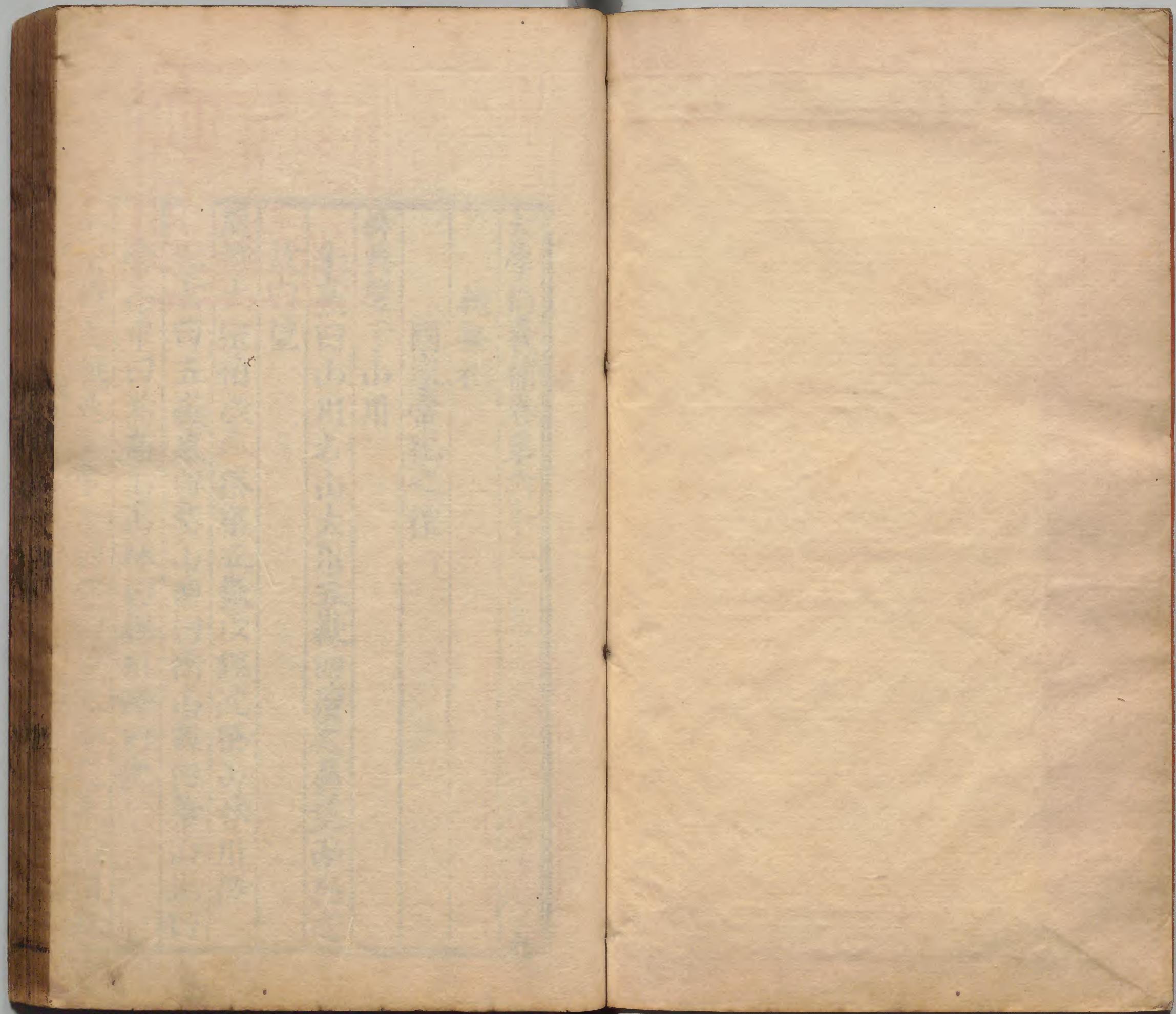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書
			八	門
二	三	一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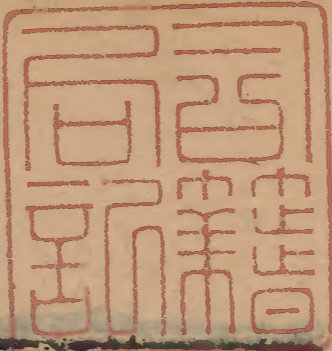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二		五	漢
九		二	書
函		八	
二	二	四	
二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4
冊數	20	(9)
函號	298	292

九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一

淺草文庫

秩祭祀

國家常祀之禮

舜典望于山川

朱熹曰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

故曰望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鄭玄曰五嶽東曰岱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

常山中曰嵩高山山林曰狸川澤曰沈

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

陔墳衍各從其方

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城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賈公彥曰山川稱望言四向望為壇遙祭之也

司服玉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陳祥道曰毳冕五章說文毳獸細毛也宗彛有虎
雖之飾而毳又有宗彛之章故書謂之宗彛王祀
四望山川之服也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
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賈公彥曰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

四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
四瀆也

臣按所謂四望者蓋以五嶽四鎮四瀆乃天下
山川之大者天子兼有天下之大不能親臨其
地故遙望而祭之也若夫所謂山川者隨所在
而有則各隨其地而祭之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為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
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為壇以專祀之初春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

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期所謂四望之祭也又

列 南京鍾山之神 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
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凡天下藩府
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
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蒞其
所在祀焉

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陳澔曰視者視其饗餼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
數也

馬蹄孟曰名山大川有功於民而民之取材用者

也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
大川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
在其地者

月今孟春之月乃脩祭典祀山林川澤

馬蹄孟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

泉

吳澂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者江淮河濟之
類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
桐栢濟源自沈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

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孔穎達曰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陳澧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文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

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焉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夫宋都汴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若夫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况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旣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旣旣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

祀之如此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議禮之事非臣下所敢專者謹錄愚見以俟采擇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

左氏傳昭公元年鄭子產曰山川之神凡水旱癘疫

之灾於是乎祭之

哀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祭境內山川江

漢睢漳楚之望也

朱熹曰諸侯祭山只祭得境內者如楚王病下云河爲崇時諸大夫欲去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爲崇孔子所以美之云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非境內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之

臣按朱熹謂非境內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之今東嶽行祠徧天下除

京師及齊魯之境外有其祠者皆當革去蓋鬼神不享非禮孔子所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正此意也

劉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武

以衡山遠以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

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施德博太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太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

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臣按自古所以祀五嶽四瀆山川者。皆以其能出斂雲雨也。出雲雨則使不至於旱暵。斂雲雨則使不至於淫潦。無非欲其生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則君位安矣。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

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祀典止有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又以冀州霍山爲中鎮。是爲五鎮。

唐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封華嶽爲金天王。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東嶽爲天齊王。天寶九載。封中嶽爲中天王。南嶽司天王。北嶽安天王。十六載。封四瀆俱爲公。十八載。封四海俱爲王。五鎮俱爲公。

張拭曰。古者祭山川。山川所以爲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

設之狂幣。所以致禱祠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入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也久矣。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加五嶽以帝號。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西嶽曰金天順聖。北嶽曰安天元聖。中嶽曰中天崇聖。

陳淳曰。泰山在唐封爲天齊王。宋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一帝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

婦耶。泰山魯封內。惟魯公可以祀。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脉絕不相干涉。而在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

臣按。有此天地。即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所以主之者。是則所謂神也。世俗乃以三月二十八日。爲嶽神初度之辰。嗚呼。自天一生。水凝而爲山。其所以凝而成形也。亦有時日耶。此無稽之甚也。甚者惑於釋氏地獄之說。謂人死其魂皆必經嶽祠考掠。而有二十四案之像。其說尤爲不經。乞下有司。屏除母俾。得以惑世欺民。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皇帝詔畧曰。求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會。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

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滌千古之繆。臣知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名受其職矣。百年以來。兩暘時若。物阜民安。

國祚萬年之靈長端有在於茲矣。

以上山川之祀

太祖皇帝敕封監察司民城隍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

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
罄於哀。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
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某州城隍聰明正
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
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知也。茲於臨御之初。與
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

臣按城隍之名。不經見。而史亦不書。惟唐李陽
水有當塗縣城隍廟記。陽水唐開元以後人。則
在唐已有矣。因其名而求其義。伏讀

聖制所謂超於高城深池之表。則是神之司。乃城

隍之主者。夫天地間有一物。則有一神。山林有
山林之神。川谷有川谷之神。聚一方之民而爲
高城深池以衛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之
神。所以神歟。

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
公。州曰侯。縣曰伯。三年

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
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

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閑雜神道。越二日。又降
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辭設公座。筆

碣如其守令造爲木主毀其想像昇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者如之

京師既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爲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

則俾其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

國初詔封其神爲監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

制詞有去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

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

中而加之以監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

特與神誓蓋又付之監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

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

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爲治幽明之間

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

屬也

國家祭祀以之附山川故此以附之山川之祀

之後云

以上城隍

詩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禡

朱熹曰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

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章如愚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
稱蚩尤作劔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
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赤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
也皆習戰也

何休曰祠兵祭也左氏始治兵蓋禮兵不徒使故
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臣按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
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

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上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曰禡師祭也為兵禱

臣按禡者師祭之名朱熹解詩謂至所征之地
而祭始造軍法者夫至所征之地而既有其祭
則夫無事之時必有其祠可知矣况鄭玄止謂
為師祭則又不但出而祭之也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
纛縣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
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

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於此我

朝於山川壇側設為旗纛神祠每歲春秋遣旗
手衛官致祭又命凡天下軍衛皆為立祠其牲
牢品物一與社稷同霜降日將臣祭享所有旗
幟收貯其中遇有征行則取旗以祭班師則仍
以歸藏焉

京師所祭之神旗頭大將六纛大神五方旗神
主宰戰船金鼓角旆砲弓弩飛鎗飛石之神及
陳前陳後神祇五倡等衆外衛所祭則總曰軍

牙六纛之神夫行軍以旗幟為主而六纛者旗

之大故以是名祭云此言旗纛之祭

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五祀五祀則希冕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禘

月令春其祀戶祭先脾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夏季

其祀中霤祭先心秋其祀門祭先肝冬其祀行祭先

腎孟冬臘五祀

陳祥道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

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以為門井戶

竈中雷夫周官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用
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門戶人所資以
出入者也中雷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
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
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雷土之
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
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
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晉魏之立五
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之說五祀祭行廢
天寶以後亦祀井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

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臣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日月令
所謂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
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
祀必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
之

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
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雷又於歲
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
又每遇

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

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人較行之祀也是

則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欵五祀上

之

祭法王為群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為國立五祀

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曰族厲

鄭玄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

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

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

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臣按厲祭自三代以來有之

本朝洪武三年命天下京都王國府州縣於城

北郊各立厲壇頒祭厲及告城隍文與壇式於

天下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望冬十月朔也

在內命京尹主祭在外則守令主之先期牒城

隍神至日祀以為主其祭文略曰普天之下后

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人鬼之道幽明

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必立君

以主之君總其太又設官分職於府州縣以各

長之各府州縣。又於一百戶內設一里長以細
領之。上下之職綱紀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
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縣祭
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
土穀之神。上下之禮各有等第。此事神之道如
此。尚念冥冥之中無祀神鬼。昔爲生民未知何
故而歿。其間有遭兵刃而橫傷者。有死於水火
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人強奪妻
妾而殺死者。有遭刑禍而負屈死者。有天災流
行而疫死者。有爲猛獸毒蟲所害者。有爲饑餓

凍死者。有因戰鬪而殞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縊
死者。有因牆屋傾頽而壓死者。有死後無子孫
者。此等鬼魂或終於前代或歿於近世。或兵戈
擾攘流移於他鄉。或人烟斷絕久闕其祭祀。姓
名泯沒於一時。祀典無聞而不載。此等孤魂死
無所依。精鬼未散。結爲陰靈。或倚草附木。或作
妖恠悲號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時。凡
遇人間節令。心思陽世。杳杳以無歸身。墮沈
淪意懸懸而望祭。興言及此。憐其慘悽。故勅天
下有司。依時享祭。在京都有秦厲之祭。在玉國

有國厲之祭在各府州有郡厲之祭在各縣有
邑厲之祭在一里又各有鄉厲之祭期於神依
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禮仍令本處城隍以主
此祭茲蓋我

聖祖之宸翰也 天命

聖祖為人神主其於生民之休戚固已周盡而於
鬼神之情狀亦無或遺此幽明之間所以各得
其所而致天下於隆平之域也以上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
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畜而祭司畜也祭百種司百穀之神以報畜報其教民

也饗農古之田畯有及郵郵亭表標表田畔相連

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為貓虎尸也祭坊與水庸防隄也蓋水亦

受水亦事為農事也曰禘土反其宅土安則水歸其

壑無水歸則昆蟲謂蠅母作也草木歸其澤不得生

也土

鄭玄曰八蜡先畜一司畜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
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古天子號也或云

即帝堯

張載曰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八百種百穀之種也舊說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祭

陳祥道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編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帔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祇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

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謂先嗇若神農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畷也郵表畷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雅曰畷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

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叙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

則以貓虎爲禽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畜祭司
畜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曰
主曰祭曰饗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
畜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
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畜也若夫所謂古者田
畷之官及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
禽獸則有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
迎貓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
饗禽獸之故則陳氏以遭貓虎爲禽獸者良是
也然禽獸不止貓虎凡食爲除所以害稼穡者

皆在其中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
祝其母作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
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爲正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陳澧日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蜡祭之
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
諸方通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妄費也移者
寬縱之意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既蜡

之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不興起事功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蘇軾曰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於優所為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

陳澹曰黨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則亦縱其酣暢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為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臣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皇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也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者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為始終當夫東作方

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
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
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畜於冬而以勞來農民
以報其勤動之苦是固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
廣

聖君莫大之恩也儻不棄愚言復行盛禮則幽明

人鬼皆蒙其休以上言
蜡祭

以上國家常祀之禮下

百神大蜡之祭三升已休之至周之節夏曰嘉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內外群祀之禮

舜典徧周也于群神

孔安國曰群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孔穎達曰徧于群神則神無不徧周禮大司樂云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同再變而致山林

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

玄曰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

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古之聖賢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來柔也百神及河喬嶽允信也王

維后

朱熹曰懷柔百神以至干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按人君有天下之大則凡在天之下者皆歸之際則有人冥冥之中則有神明而為人無一以之不符其所感而為神無一不歸其

是在人君懷而來之柔而安之不以幽明人而而有間則信乎有以當

上帝之命而為神人之主矣不然人怨神怒而失其所以為君之道矣人君所以懷柔之道柰何吁有民八為則有德以懷柔之有社稷焉則有禮而懷柔之

周禮大宗伯以禋沈祭山林川澤以鬯辜祭四方百

其禮曰禋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埋之川澤之祭其牲玉沈之鬯辜者披牲胷中曰鬯磔之曰辜

祭大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狸沈祭山
澤川澤蓋五嶽名山乃次祀而山林川澤能興
雲雨見怪物者其群小祀也孔氏以之解舜
群神有所自也

可服三祭群小祀則文是

知云曰群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禮記禮記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禮記文曰祭群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畧

禮記文曰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

禮記文曰神有天下共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

祭之古無其地則不祭

鄭玄曰四方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

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氣非

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孔穎達曰四坎壇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山林川谷

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此四坎壇所祭之神

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

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

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封內無此

山川則不得祭

臣按祭法謂山林川谷能出雲為風雨曰神則是合山川雲風雨而為一也。可見山川者雲風雨之體而雲風雨者山川之用也。

本朝合風雲雷雨與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同一壇總名之曰山川壇。始有合於祭法所謂神歟。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孔穎達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以死勤事。舜及鯀。冥是也。以勞

定國。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湯及文武是也。

陳祥道曰。法施於民。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事功曰勞也。禦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治功曰力也。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舜之道。至於無為。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勤衆事而野死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為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焉。其下文復歷叙自古君臣有道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年。為君者八人。為臣者六

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于此

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

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爲昔者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於彼今

郊廟既立于此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議禮之事非臣下所當及者謹述所見如此或者謂元

世祖無功於中國而其臣木華黎輩亦皆爲中國害者不祀亦可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陳澔曰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

臣按祀典之大者其在天者則為民之所瞻仰其在地者則為民之所取財用其在人者則為有德有功於民而除去民之蓄患者也凡此等類則典禮之所祀非此等類則在所廢焉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又按漢舊儀脩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祭以

大牢為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臣按秦始皇南巡望祀舜於九嶷上會稽祭禹北魏文成東巡歷橋山祀黃帝然皆因所至而祀也未有常典魏孝文太和始詔祀堯舜禹及周公然惟用清酌尹祭而已脯曰尹祭至隋始定為常祀祀用太牢而唐因之

唐天寶六載救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于所都之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

羲神農黃帝帝莫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謹此而已三皇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之不立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臣按玄宗時嘗令歷代帝王廟每所差側近人四戶有闕續填其後有敕廢之至是代宗從道州刺史元結請而有此舉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視其冢墓有頽毀者亦加脩葺乾德元年

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五代亂離率多廢墜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廟周文王廟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一享嚴禁樵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四年又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十有六帝各給守陵五戶長史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文唐玄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

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成哀平和蕩安順冲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

臣按宋太祖次序歷代帝王給守陵戶命有司致享可謂忠厚之至矣但其所品第者亦有未盡善者焉其第一等十六帝給民五戶第二等十帝給民三戶第三等十五帝給民二戶皆令有司歲祀第四等惟禁樵採無陵戶無祭祀其

第一等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其第二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即帝位也而亦列于成康漢文之間朱溫篡弒其君無復人理而亦得預於景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于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吳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為崇奉帝王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人主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我

朝於帝王陵廟既命有司歲時脩葺又於二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

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嫫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皆出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舍豈不大有逕庭哉

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

所載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于此所謂
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傳說箕子微子比于齊管
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
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
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
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
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大任太妃魯大夫妻敬
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
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

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
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
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以上並令郡縣長官隨
其所在立為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
勳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
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
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
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城段秀實等皆勲德高邁為
當時之官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丙吉唐高

七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為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
元稹又其次詔孫贖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
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樵採

臣按宋有司所品第前代功臣烈士為三等皆
據其有家墓存者爾歷代勲德之名固不止此
然其所品第者乃一人之見非萬世公論也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曰周文公旦制禮作樂垂之
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
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史致祭

臣按自唐以訖並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

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贖典也後世宜為建廟
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
祀于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為稱

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
名

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
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
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
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
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

本朝始詔革天下神封其詔畧曰忠臣烈士雖

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

正名分不可以世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

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盜美之

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

當用稱朕以迪祖祀神之意嗚呼

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繆可以為萬世法矣以上

烈士之祭

漢成帝時匡衡奏

以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厨

巨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

其二百八所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

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衆庶多言不

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謂庶人之

家尚不欲絕種祠繼嗣所祭者况於國乎

揚時曰人情扭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

難知以易動之情地皆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繆

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

胡寅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於秩典者

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及上古君臣之
聖賢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
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
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于季
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匡
衡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議不必毀撤姑存而
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漢賢大夫豈谷求所敢
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秘書其所推易今
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
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

為實也善乎谷求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
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永諂邪而能
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乎有所長其果然矣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
脩群祀宜享祀者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三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
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使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
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
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宋哲宗紹聖六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在祠廟略叙本末如圖經命曰其州祀典從之

臣按天下之神祠多矣有一方專祀者又有天下通祀者專祀者則俾有司考求其所以為神之故有何功烈有何靈驗始于何代詳著其姓氏爵以及歷代有無封號其通祀者惟於所生及游宦之地詳其始末其他處則著其建置祠宇歲月及在此靈應之迹命祠部輯為一書以

備稽考

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

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祀

臣按徽宗之世崇尚神怪之事願於神祠乃加毀壞其時雖非而所行則是也宋熹謂後世有箇生的神道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秦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這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可見鬼神不能自神所以神不神由人心之向背也

高宗建炎以後凡郊赦皆云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

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
顯在所當禮凡前代之所舉者有其舉之則莫
敢廢也山川土地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
曲江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
而後為神如唐之睢陽朝宋之崔府君之類我
國家初建都于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
忠臣烈士有所謂蔣忠烈十忠貞曹武惠劉忠
肅衛國忠肅諸廟皆
敕命有司建置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

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
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
夫馮國用耿再成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
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
吳復孫興祖十五人者皆 開國之元勳大臣
有功於國者也此外所謂真武廟壽亭侯廟五
顯天妃之類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臣竊以
謂古今時世不同而人物不能以不異人物既
異則其鬼神之情狀在古今者亦或不能以皆
同也雖然情狀雖或不同而感通之理則未嘗

不一朱熹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
五祀皆是自家精神祇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
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又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
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
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
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總
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相關處嗟乎有天下者
祭百神則

天子者乃百神之主也既為之主則其氣類與
之相關矣夫然則凡在天下之天神地祇人鬼
何者而非天子之所主乎
以上內外群祀之禮

又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
閑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
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
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地便是他氣終
統心土內收轄下之靈而閑處嗟乎有天下者
何嘗不非天子之氣乎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上

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安國曰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

者堯文德之祖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群神

孔安國曰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

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蘇軾曰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
胡宏曰國有大事既告諸祖廟然後告于天地以
及群神禮之常也故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學
者多從其說又曰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
類者本乎上者咸在其中也况四時寒暑水旱日
月星辰之運即天神之奧豈可分裂各為神乎古
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可見矣

朱熹曰受終觀象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臣按王者中天地立為神人主是以其初即位也明則詔告于遐邇之臣庶幽則祭告于上下

之神祇帝舜受堯之禪以有天下受終文祖之
後遂類祭于上帝謂之類者意其所祭者非特
一帝也凡夫后土社稷與天境內祀典所載者
皆聚合于上帝而併祭以告之焉始也受終于
文祖僅告于受命之祖一廟而已茲於祭帝之
次乃精意以享夫三昭三穆之宗焉既禋祀矣
於是望祀天下之山川徧索天下之群神蓋以
道里遼遠不能親詣望所在而遙祭之祀典衆
多恐有或遺按所有而徧及之也洪惟我
列聖登基之初首祭告于郊廟社稷繼遣臣僚分

祭天下山川等神蓋與有虞之制越千載而符
合也或曰自漢以來解書者咸從周禮註疏依
類之類孔註祭法六宗之宗蔡傳本朱子非苟
同者而取之不以為非曰神之天者上帝也其
次后土其次五土五穀之神舜告攝位雖山川
群神咸望祭而徧及之乃獨遺后土社稷乎受
終文祖文祖之外豈無他祖宗若曾若祖若禰
若祖皆不使之與聞乎胡宏取晉張髦之說雖
與周人祖有功宗有德之制不合然帝王異世
不相襲禮其制不必盡同也孔註謂文祖為堯

文德之祖廟有祖斯有宗合此六宗以為七廟
故舜始則受終于祖繼則禋享于宗焉註家又
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為所尊祭故謂之宗
嗚呼后土社稷比之六者卑耶胡乃遺之也况
寒暑即四時之候水旱乃雨暘之變既祭四時
則寒暑在其中矣水乃雨之淫旱乃暘之亢不
常有也古有雩祭蓋有所因攝告之際未水旱
而預祭之何居或又謂三昭三穆出於周非帝
世制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初已有七廟
矣安知其非承虞夏之遺制乎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位故復至文祖廟告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朱熹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爲堯廟如帝之初卽舜典齊七政脩群祀等事也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朱熹曰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曰上常有湯字履蓋湯各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周廟邦甸

侯衛駿也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一漢文帝卽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于高廟也

馬端臨曰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未之有改也漢承秦後典

禮隳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有祀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

推戴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亦不聞有燔柴告天

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凡嗣君即位必詔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

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群神俱從

唐高祖即皇帝位命兼大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即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群神

高宗即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諸宮觀諸陵紹興兩橫宮光宗寧宗亦如之

馬端臨曰宋朝登極告祭之禮惟太祖創業高宗

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禮乎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耶

臣按國家之事孰有大於受終繼體者哉繼天命以出治承祖宗而踐阼必行告祭之禮自堯舜禹湯周武皆然自秦漢以來禮文苟簡乃有行不行者創業之君出於草創繼世之君拘於諒闇遂無一定之制宜以唐虞之世為則蓋舜受堯禪以姓言則舜與堯異以位言則舜受之堯蓋兼創與繼也方其攝位之初既以告于文

祖而徧祀群神矣。及夫堯喪既畢之後而復至
于文祖廟而告之焉。竊意告祭之禮宜於嗣統
之初。遣禮官告即位于郊廟社稷群望。分遣近
臣徧祭於天下群神。迨夫喪畢之後。特於常祀
之外。如舜格文祖之比。擇日躬詣郊廟行禮。庶
幾合於舜典之義。以上告即位儀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望。望而祭之秩

牲帛祝號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即文宗用特牲也

朱熹曰。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
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詩序。時邁巡守。言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
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
宜乎社造乎禰。

陳澧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
出為巡守也。以上巡守出告儀

詔。諾。越六日乙未。至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
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

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安國曰成王從鎬京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
王廟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
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
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
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周
公至則禘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天地也故用
二牛社祭用大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於祖禩則躬行祭祀
告於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
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為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
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於郊社以遷都之故且
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
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
未遷主乎以上營
都邑儀

洛諾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赤一
王命作冊逸史佚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清
室裸灌地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諾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烝祭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蔡沈曰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逸祝冊者史佚為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末記祝冊事既曰惟告周公其後又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蔡傳以為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太廟史由君春

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成遂因時祭而作用告神以封其後歟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也來宣也文武受命召公康公也維翰也無曰予小子王自稱也召公是似肇

開敏戎也汝公也功用錫爾祉也爾圭瓚也一卣也尊告于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

穆公之祖康公也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朱熹曰詩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詩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損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汝召公之事且

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所云也故
又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拒鬯者使
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
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
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
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
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
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
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

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
動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
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
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
書以歸而舍釋奠于其廟

孔穎達曰君尊上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
由尊也

陳祥道曰施爵賞者必於太廟示具不敢專所以
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

所以明父子之賢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

且為燕王晉為廣陵王闕之策曰嗚呼小子闕受茲

青社燕王曰赤社廣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

于東土燕王北土廣世世為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

敢專也漢制未聞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

馬之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

之文蓋當時必有告廟之禮云以上廟

湯誥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也后上請罪有

夏以與爾有衆請命

蔡沈曰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冢土以爾有衆底致天之罰

蔡沈曰冢土大社也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

懼不敢自寧受命於文王之廟告于天地神祇以

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各山大川曰

狩有大正于商

孔穎達曰各山大川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

必道華涉河也曰舉武王告神之語

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賈公彥曰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也造于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也設軍社者社在軍中非常而祭曰類將有事于四望者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也獻于社者征伐有功獻捷于社也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陳澧曰禡者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齋車言必有尊也

吳澂曰遷廟主謂祔禘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時禘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臣按先儒謂齊車示有齋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有當毀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

舍奠焉而後就舍及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陳澔曰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

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

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臣按先儒謂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

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牐祭肉戎

有受脰宜社之肉神之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牐其戎之祭則有受

脰此是交神之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

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

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

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

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

車主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以上師行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臣按魯僖公亦以巫尪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與爲百穀祈膏雨於啓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爲民之心切遠也

吳澂曰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巳之月也雩者過時故書魯有舞雩壇蓋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爲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

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陳澔曰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雩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

季秋之月大饗帝

陳澔曰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

方慤曰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

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陳澔曰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爾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雩而謂之宗尊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祭於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為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為壇以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

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天雩之祭備盛樂
集群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或舞而
擗踊或噓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
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
為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
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
之術為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
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
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刼制之可乎
臣請於郊兆之旁擇地以為雩壇命禮官參酌

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
行之痛革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
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

以上大雩之祭

朱熹曰以上祭告祈禱之禮

氏女醵秋祈于郊謀飢遺外簡秋昏之而生契其
後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臣高謀之祭商時也存之則無子而祈禱于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三

情上達於天聽無其或有所聞聖閔念之仁而
為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
者遇凶土祭告祈禱之辭之無告往往假異端
天以心姪雨禱之辭也等以祭行况指斥怒罵其
土惡言物命耗害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焉
許之齋革異辭之祿禱以對古人之盥盥無幾
古今零祭之辭每歲孟夏心對文獻亦不早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四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下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朱熹曰玄鳥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
氏女簡狄祈于郊禱也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
後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臣按高禘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
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
則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也人時是維姜嫄高辛世妃生民

如何克禋精意以享之克祀祀郊禋也以弗弗之言無子求有子也

履踐也帝上帝也武武也敏敏也歆歆也攸攸也介介也攸止攸止也載震載震也載夙

也載生養也載育養也時維后稷

朱熹曰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

變媒言禘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

祀之天子親往而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

弓韜授以弓矢于郊禘前也

臣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大牢尊

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也燕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

高禘先禘之神天子親往而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韜弓衣也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陳澧曰燕以施生特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

為祠禘祈嗣之候古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

禋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高禘后妃帥九嬪

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

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

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為祥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卯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卯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陳澹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臣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蓋祖宗一氣相傳自開闢天地有人類以來至于今日生生禪續之不已一旦至我身而闕絕焉豈非大變事乎矧有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將以綿千百世之宗支而為億兆生民之主宰者尤不可不加之意焉然是事也雖若人為而實由乎天是以自古聖王制為郊禘之祀以為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物類精意以禋之備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者或有所聞而冀有感格之祥後世不知出此乃信方士之或而設素饌投青詞而求之窈冥

茫昧之外而不知吾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臣

竊以為古者祀高禘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常所

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况郊在國

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

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為禘壇中設帝位而

以高禘配庶於行禮為宜以上高禘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謂四嶽四瀆四鎮

鄭玄曰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

賈公彥曰四望者不可往祭四向望而為壇祭之

凶謂年穀不熟災謂水火

陳祥道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於群神

而祭之陳樂而不懸歛樂而不鼓告以其凶災或

言旅或言大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

臣按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

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禘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祇凡天地之

大禘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賈公彥曰大禘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

祠于上下天地神祇天禘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

禘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以小宗伯為

位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曰禴四曰禘

王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祇而已禴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祭若春秋祭祭之屬

春秋左氏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孔穎達曰祭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編

祭天地百神

山崩晉侯景召伯宗夫重人曰國主山

川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縵軍

徹樂出次合于祝幣陳王史辭脩文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禮其山川也

齊有彗星齊侯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天道不諂疑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臣按人君因災異脩德正事以回天意可也若

之何禳之嗚呼上天之怒而示之以懸象豈祝

史之所能回哉

朱熹言於其君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

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
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
之實而偃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
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
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
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祭于山川而反求諸淫祀
之鬼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繆

臣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固雖天數之或然然
亦未必非人事之所致也是故國家有凶災之
故其大者則有旅祭其小者則有祭祭焉然其

將祭也則必去盛饌損盛服乘素車撤音樂會
于外郊陳其玉帛之幣致其自責之辭庶幾或
有所感格於冥冥之中焉耳苟或不自脩省而
徒事乎禱祈牲幣之間烏能有所感格哉後世
此禮不明遇有凶災往往假異端之徒按其科
範誦其經呪不求之懸象之天而求之土木之
偶其為誣瀆甚矣以上祭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也公為三壇同墠除也為
壇墠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置也璧秉珪禮所乃
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大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王

遘也過也厲也惡也虐也暴也疾若爾三王是有丕也元也子之責于天

以旦周公名代其之身

蔡沈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請命三王欲
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拜叙其事之
始末合為一篇以藏於金縢之匱冊祝如今祝版
之類元孫某武王也不子元子也言武王遇惡暴
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
元子三王當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
如欲其死也

臣按或曰

周公欲代武王死其知命乎願

曰只是要代兄豈更問命或又問朱熹亦有此
理否熹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揚特謂聖人
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
至誠為之吁誠之一言其感格上天之本乎世
之匹夫匹婦固有一念之誠可以感動天地者
况聖人乎是則君父有疾難臣子以誠切之心
為禱籲之舉則固有感通之理也然必至誠真
切然後可以禱之不然則流於王莽之偽矣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鄭玄曰盡孝子之情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祈福也祠報福也之

事掌以時招便禴禳之事以除疾殃
鄭玄曰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
祠報福

賈公彥曰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禴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却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

男巫春招招吉弭弭去禍崇崇以除疾病

胡宏曰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群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有大裁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則是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禴禳祈禳無不與焉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故孔子論人之不可無恆以巫醫並言而先乎巫孟子論術之不可不擇以巫匠並言而不及乎醫蓋以禱于上下神祇其責亦重也後世巫不設官而禴禳禱祠之事則未嘗廢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誕之末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
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爲禳星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爲之世之儒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爲幻誕矯誣僭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朱熹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又士喪禮疾病行

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

又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

臣按疾病而行禱乃人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且爲之蓋有此理也後世行禱之禮不傳而佛老之徒遂假之以爲齋醮之科臣子迫切之情

大戴禮記卷之六十四
九
顓告無所往往資之以殫吾情遂爲人世常行之事今古禮不可考而巫氏所招弭者世不復知其何法請如金滕設為壇墠珪璧之植秉雖不能盡備然用牲幣以將吾誠假祝用以達吾意于以告乎宗廟之親于以籲夫上帝之尊于以徧夫當祀之神庶幾古人疾病行禱之遺意以上疾病行禱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也難也以索搜也室毆疫

鄭玄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

也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音耶下同九門磔裂牲謂磔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

鄭玄曰季春之月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戶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戶之氣季冬之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皆爲厲鬼隨強陰將出害人也
陳澧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畢厲氣也季

春命國難以畢春氣仲秋獨言天子難者此為除
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季
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季冬則下及庶
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
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
禳而已

論語鄉人難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熹曰難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若
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
發其依已而安也

漢志先臘一日大雉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
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佞子皆赤幘皂
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
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
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
謁者虎賁羽林即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黃
門令奏曰佞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佞子和嚙呼
周遍前後省正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棄
雉水中

臣按雉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

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
仲秋行於宮禁惟季冬謂之大雉則通上下行
之也雖以孔子之聖亦從鄉人之所行蓋有此
理也若無此理聖人豈苟於同俗者哉漢唐以
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為之蓋以其出入禁
掖為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偏盛
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
人至遣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
子者張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
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為索室逐疫之法

是亦闕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

漢書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為古受命帝王未
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語以為古封禪
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
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
言為正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桀
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
考績燔燎禪於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

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
安得鑄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国山皆由主
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
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无一人
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季可謂正矣漢
唐以來締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
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締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
古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
心千乘万騎巡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

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

臣按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
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皆身
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
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於長生不死為國
至於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為之者
縱為之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
服食藥物徵求鬼神而後致之也然自秦漢以
來千餘年矣有國家者未見一人過百年而不
死者亦未有一國踰千年而不亡者則是有此

說而無此事明矣是故明君欲求壽年之永莫
若寡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寡欲而至於
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曆真誠有是理亦直
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於不貲之費而
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秘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
外何人若夫制言養主至然壽年不取壽國
延太平安於國而無壽世能計十二世善果何
天下不國家之益學亦我儒術文苑如雲皆長
且 對佳野之益壽書豈無如不豈無壽年之事
跡跡必極不至矣當升領壽於本大功德成者

大學補義補卷第六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上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德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

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

呂祖謙曰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若死則配食

於樂祖祭於學校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以教
思無窮者也蓋不特是時尊師敬長之義使國之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
人之深當時設教有時兩化之者人自不能已一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金音釋采讀為菜

鄭玄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始入學必釋
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

呂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多品
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
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

子云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
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陳祥道曰訊者問其首馘者截其耳釋奠于學而
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也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樂官習舞釋菜仲丁又
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澔曰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
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
菜之禮告先師也

馬晞孟曰釋奠用丁爲文明故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一
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
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
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
書有伏生可以爲之也

陳澔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
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
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一
然
孔穎達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而天子亦

陳澔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
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
教常事耳故惟釋奠于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
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以奠幣爲禮也始立學
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則不用幣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鄭玄曰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
有國故則否謂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

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

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為喪紀凶禮之類

魏了翁曰釋禮者謂釋奠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謂釋奠必有合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登樂祖於瞽宗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設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

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故記者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見聞以明之也

始立享者既興當作樂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儻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澹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具
塗爨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既
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遍
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
學釋菜合舞一也此學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
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
幣唯一即此學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陳澹曰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

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吳澂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于先聖先師故大學
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蓋示學者
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芹
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漢高帝過魯以犬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姚燾曰孔子卒哀公諫之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
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

其姦謀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改出
王莽姦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
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
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則不加以謚號。將何
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
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
顏淵配。

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
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
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
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於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大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大學諸生階下拜

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礼之如今制有朔望行香之礼此其權輿欽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未名為釋奠

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公孔子各自為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

聖以顏回配後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初釋奠以儒官自為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礼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與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為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具

謂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為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官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需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需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

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為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為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

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舛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識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露享祀。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

門訓詁為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

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
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
廟貌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
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
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
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
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

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為之事之以
為聖賢一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上泥壁以繪雲山
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
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
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
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
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
重脩廟宇惜無以此

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
民無俟改革惟

國學乃

天子臨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

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我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為兗國

公閔損等九人為侯曾參等為伯

姚燾曰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

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立明素臣又非通論

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

宰我以夫子遠賢於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

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此

爵於其臣子誠不知其可也

臣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

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

又謂為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

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
之為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
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
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
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万世道
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
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
輕重哉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六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
下皆為公邲伯曾參以下為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為
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

臣按真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
初欲追謚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
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演

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
澹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為稱嗚呼孔子之道
非一言一義所可盡者謚之有無固不為之輕
重况加之非聖之言既加之矣而又以犯其誕
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国子監孫奭言舊礼以祭酒司業博
士為三獻新礼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
攝未副崇祀嚮學之意

臣竊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国子祭酒誥略曰大學之設所

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
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
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
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
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
職潔牲牢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礼焉或云為飲
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為国
子祭酒尔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庶
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誥乃詞臣代草我
聖祖則親洒 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

之意不同然

聖君發言則為經自我作古可也 本朝舊制主祭遣国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上猶遣一次臣請如舊制或主祭遣内閣大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則春秋二祭迭遣焉庶幾合

聖祖所製誥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陳暘曰礼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礼樂之所自出

小有釋菜而以食為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為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大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宫架之樂宋朝上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為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

臣按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成備初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八佾云神宗元豐十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揚雄

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立明二
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況三人者從祀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
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
者之制

宗淳祐元年加周孰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

熹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

顯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臣按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
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
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

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
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
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
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
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
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盪之後千有八
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
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又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曾參鄒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
為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
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略曾
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
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
姚燾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
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廡，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宰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

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為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正位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一、簠、簋各

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為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瓷器。

臣按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聖祖始正之云。
臣嘗因是而論之。古今異時。制度不一。用古者則當純於用古。必欲從今之宜。則

當參酌古制。而以義起。必合於人情。宜於時俗。斯得古人制禮從宜之意矣。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為宜矣。今既塑為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譏也。然既為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既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為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

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
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
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聖
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
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
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顏
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
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
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
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

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
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
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北方廟像歟宋濂謂古
者求神於陰陽既奠燭蕭合羶薌今用薰香代
之為簡古者司烜共庭燎以共祭享之事今用
秉炬當之為瀆臣竊以為祭所以寓吾誠不專
在物禮從宜而可以義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
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
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
政不必泥但所謂木主之設乃

聖祖之盛製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
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先儒謂議禮也制度也
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違於稽古之事孝
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臣於此
亦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
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謚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
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
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

長以下詣學行香

臣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
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燕今
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礼則始於此焉其後遂以
朔望行香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
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
由是言之則在宋已有矣其行礼當以朱氏言
為則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澄從祀

臣按有國家者以先儒從祀孔子廟庭非但以

崇德蓋以報功也。夫太上固以立德為貴，然德之在人者，不可以一槩論。使其仁如堯、孝如舜、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固无得而可議矣。然堯舜文武之祀止於

朝廷一廟，及其陵寢而已，不天下徧祀也。况於儒者之道，佩仁服義，尊德樂道，固其性命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苟有德者，即祀之，則亦不勝其祀矣。是以在宋言者，屢以歐陽脩、蘇軾、孫復、胡瑗為請，而近日亦往往有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為言。事下儒臣議，七者皆不之從，以其無

功於經也。其已列從祀者，若荀況、戴聖、馬融、王弼、杜預之輩，屢有建請，革去其祀者，至今猶列在祀典，豈不以弼等雖於德行有虧，然弼有功於易，預有功於春秋，聖有功於禮，有其率之莫敢廢也。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況、揚雄、韓愈、宋南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

秀著大學衍義激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
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
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
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
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
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
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明
於斯世者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
荀況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議緯之賈逵並祀
於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

闕典歟

歐陽脩曰釋奠釋菜禮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為摯。故始立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
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
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
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沒。後之學者
莫不宗焉。故天子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荀
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
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歿。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
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

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繆論者歟

臣按脩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

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蔬等物至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造官行礼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犬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

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成之故耳非古樂也吁禮廢羊存雖曰不合於古豈不勝於無哉方今

聖明在上必有當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禮復古之樂政有望於今日

熊禾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為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

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
以伏羲為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
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
為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
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
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
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
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天下萬世通祀則自
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
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
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
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未言則道統
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

本朝於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
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
懸備侑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
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
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
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
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
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
聖門夫亦何慊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
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
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群祀咸秩無
文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

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未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
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
戊致祭如孔子禮

司馬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
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
而太公專武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
公得與抗衡哉自古有發命大司徒教以車甲羸
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
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

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
羞與之同食矣

臣按古者釋奠之禮所以報有功於是教之人
必其道德著於當時軌範垂於後世其功不可
忘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故後世學校
通祀之與郊社並非徒以是尊崇之也報其垂
教之功也太公望起海濱以輔周室其以武功
見於經者特以時維鷹揚之一語世之所傳六
韜乃後人假託者耳其於武事外此略不他覓
凡兵家所傳七書者多權謀狙詐之術不得與

聖經比老子以佳兵為不祥之器兵之佳者
為不祥況其作書教人變詐以相殺害者哉直
為不祥也大矣又何功而祀之哉觀光之言則
武成不當有廟明矣太公之神則當祀於歷代
帝王廟以配文武其餘名將有功於一時者各
祀於其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可也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下

為天子者有履此者太公之中明當引必聖
無下幹也天矣又何也而外之君騰出之言
亦不辨其非善雖人變持心昧惑者亦
聖賢也者其心卦其意不辨之謂其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易臨之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

民无疆廣大無疆限地

程頤曰物之相臨與舍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

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

於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

臣按臨之為卦有上臨下之象上之臨下果何

所事哉曰保之將欲保之以何為先曰教之教
之道驅迫之不可也操切之不可也徒事乎
法不可也必刻以期不可也必也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優而游之使自休之厭而飫之使自趨
之如江河之潤如湖海之浸是之謂教思焉舉
一世而甄陶之合萬邦而協和之由无息而至
於悠遠由動變而至於能化无一人而不化无
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間豈有窮盡也哉如
是則凡形氣有生之類皆在吾度量包容之中
有相生相長之樂无此疆彼界之殊矣彼徒臨

之以威齊之以政者其意思淺且促矣既淺且
促則寔不能容之矣豈能保民而至於無疆哉
觀之象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
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
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
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
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
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無有
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

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朱熹曰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臣按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謂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當煖而煖當寒而寒無一時之差忒不見其有所作為自然而然所謂神也聖人體之以設為政教故下人觀之如見春而知其必煖見冬而知其必寒其煖其寒皆其所自然

下民觀視而感之於心不待有所設施措注自然化服所謂以神道設教也如此非謂別有一種玄妙幻化之術也後世俗儒不知此義乃以河圖洛書為神道設教謂聖人畫卦演疇皆以人力為之而假託神明以為幻化之術遂啓時君矯誣妄誕之端吁經旨一言之差流禍至於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頤曰風行地上周及萬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

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
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

朱熹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臣按劉彛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而教以農
桑衛之淫風而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
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蓋四方之俗不
同而各有所偏尚困其所偏約而歸之於正則
四方之俗皆得其中而無過不及矣此三代盛
王所以必省方而觀民觀民而設教也歟後世
巡守之禮不行采詩之官不設朝廷施之以一

切之政不復因其民而觀之吁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俗之不一俗之習也約其所太過勉其所
不及使之一歸於禮而不偏聖人所以觀民之
俗而設教也如此後世則一聽民俗之所為而
不復觀之矣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程頤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
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
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

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吳澂曰文明者文采著明在人五典之叙五禮之
秩粲然有文而各安其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
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
俗

臣按天有天之文人有人之文人君上察天文
以審察天時之變下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俗
是故天有日月也有星辰也有四時也有六氣
也其形象之昭然其氣運之錯然皆有文而可
觀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時有運行六

氣有流布吾於是乎審察之體其不息者以自
疆因其失次者以自儆隨其時而授之以耕作
之候順其氣而教之以豫備之方此無他察於
天而省於已也人有三綱也有六紀也有禮節
也有法度也其彙倫之秩然其典則之粲然皆
有文而可觀也三綱在所當正六紀在所當脩
禮節不可失法度不可斲吾於是乎化導之因
其自然者加之品節順其當然者為之導達引
其性而納之道義之中矯其偏而歸之中正之
域此無他化其人而成其俗也噫大易人文化

成天下一語誠自古帝王繼天立極之大綱大本也。化之以人文而使天下成其俗。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程頤曰：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丘富國曰：上下皆離，故曰重明。君臣上下重明而共麗乎正，則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

臣按：賁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君觀之以

一己之獨也。離之重明麗正以化成天下，人君資之以臣下之同也。是故人君欲以人文而成天下之化，又在乎君臣相得，皆存虛靈不昧之天，而處乎中正不偏之地，同心同德，相附離以相成也。吁！有是君而無是臣，有是臣而君不能用，用之而其臣不足以負荷而欲成天下文明之化，難矣哉！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相親也五品不遜，順也汝作司徒，掌教之官敬敷五教在寬。

朱熹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

位等級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游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而無無恥之患矣。

臣按此萬世帝王為教之始。然所以為教者，不過人倫而已。人倫之道，人莫不有而不能皆有，以盡之。所以立其教者，君也。敷其教者，臣也。是五倫之道，非獨民有之，而君與臣亦皆有焉。必在上者無一之不備，然後敷而教之，使天下之人無一之不全。然其所以立教之本，則在乎敬以寬焉。敬以持乎已，則整齊嚴肅而不失於怠忽。寬以施於人，則從容漸次而不失於迫切。先儒謂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後世人君惟急於財賦兵刑之事，其於教也，特慕其名

而應故事耳所謂寬者往往流於縱弛求其能
留心於此事者固已鮮矣況敬乎敬者聖學所
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未有不能敬以處已而能
敬以教人者是則立教之君敷教之臣皆當以
敬為主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蔡沈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
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
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以甚重焉者

陳灤曰所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堯曰可見重五

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為爾德否則君
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
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民之良心而
維持天下之教化也

臣按舜命契之教其民曰敬敷五教武王之功
成治定亦惟重民之五教焉可見聖帝明王之
治必本於教而教之所以為教皆不外乎五倫
而已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棊民彞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
求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朱熹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求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篤敘。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所以厚敘者。

蔡沈曰。此教養萬民之道也。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彞泯亂。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素。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命矣。

臣按武成曰。重民五教。則武王輔民常性之道。

在此也。武王得天下。既以是為自勉。使彞倫攸敘而益厚。所以為子孫祈天永命之本。成王誠能聽周公之教。勉乎乃考重民五教之道。以輔翼乎民。篤之而不忘敘之。而不素。亦如我之所以篤敘武王者然。則人不敢廢乃命矣。大抵人君為治。教道之廢興。係天命之去留。教道興。則天理明而民彞敘。民知尊君親上而不生背畔之心。不然則智者欲欺愚。强者欲陵弱。令之而不從。治之而不服。而至于用刑罰。動干戈。而國祚不能以久長矣。創業之君。惟知其然。故拳拳

以教化為先而繼體者誠能勉焉以篤敘前入之道而敬行之非獨以厚民彝蓋將以求夫命也是則敬之之言在昔帝舜以是而勉契是君勉臣也今周公以是而勉成王是臣勉君也夫哉敬乎其萬世君臣立教之本乎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王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呂祖謙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

寬之之謂

臣按五典乃人人所有家家所備者人君因而申明其義也虞周命掌教之官皆以敷五典為言敷之為言布也要必因其本然之理而著為當然之則敷而布之天下使之是效是行以調攝其不平之氣馴伏其不順之心不責效於旦暮之間不從事乎督責之令成周之擾即有虞之寬可見教道之施千古如一日百聖同一心也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

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沈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身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欲存無邪思也

臣按為教之道不過即人身心之所有者而訓誨引導之云身然是道也非獨人有之而我亦

有之有之未必皆中正也然必在我者無不正無不中然後推吾所以中所以正者以倡率乎人人使人人皆中皆正焉不然源濁而欲流之清形枉而欲影之直豈有是理哉正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吳澂曰舜命契以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敬敷以寬則優游巽順而其教易成也夫是之謂民極六官皆言為民極而司徒之教實主安擾萬國無非和順於道德則五品遜者宜哉

臣按周官立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蓋以上
天下地而入處乎中入之所以為人者理與氣
而已氣以成形無以治之則不能安其生理以
成性無以教之則不能明其道是以設官分職
以為民極而以治民之職歸之天教民之職歸
之地以見人君治教皆出於天地所以設為之
官者雖曰為民立極而實所以代天化地施也
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

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
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憚暴八曰以誓教恤則
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
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
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吳澂曰唐虞司徒所敷者五教而周司徒施十二
教五教舉其綱十二教則詳其目五教在於端其
本十二教則兼舉其末其教敬讓親和辨等是德
禮之屬也教安中恤節能與制爵制祿是政刑之
屬也祀禮者祭祀之禮追養致孝示民以敬所以

不苛且陽禮者飲射之禮敬老齒讓導民以順所以不鬪爭陰禮者昏姻之禮男女合好至親所在所以不怨曠樂禮者燕饗作樂之禮尊卑齒位至和所在所以不乖離以儀辨等者有君臣上下之儀有父子長幼之儀隆殺有等而民志自定所以不踰越以俗教安者有宮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所以不偷薄以刑教中者如鄉之八刑以弼教而歸於中所以不暴亂以誓教恤者如軍旅之誓使之憂患相救而恤其事所以不怠惰以度教節者冠昏喪祭

之度各有等殺以節其欲所以自知止足以世事教能者士農工賈世傳厥習以精其能所以不失職十者皆謂之教教之常也而聖人不徒教也以賢制爵則不賢者莫不謹於德以庸制祿則無功者莫不興於功是二者聖人奔走天下之權而入心之激勸所係故不言教而列於後

臣按聖人之所謂教者不但敷五典而已而凡禮樂刑政之施儀則等威之制爵祿誓戒之事世業士俗之常莫不有教存焉一事之行而有

一教之寓此三代盛時邦國都鄙比閭族黨之

間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漸染日用之所見
聞何者而非執民之法則困民之教條哉後世
之所謂教者止有教之名無復教之實况又有
非所教而教者哉

以五禮

吉凶軍賓嘉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

雲門咸池

大韶大夏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臣按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為禮樂所以防民之
情偽而教之中和使行皆中正而心無乖戾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平教象之法

于象魏雝門使萬民觀教象挾日一而斂之乃施

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朱申曰建月之月朔日始調和十二教以下之事

而頒布此教職文書于邦國都鄙以地官之教法

畫之為象而懸于兩觀使萬民觀教法而儀則之

挾一旬乃收斂使遠近皆知之乃施教民之法于

外之邦國內之都鄙使邦國諸侯教邦國之民都

鄙大夫教都鄙之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

爾識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賈公彥曰周禮凡言正歲者夏建寅之月也直言

正月者周建于之月也

吳澂曰正治脩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朱申曰政以正之教以導之戒以飭其怠忽禁以使之勿為

臣按先王布教于民非一日也然猶必每歲之首調和之恐其所行者或有所乖戾也頒布之恐其所施者或有所沮格也既頒之以文書復懸之於象魏則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

聞不至於消沮閉藏矣至於歲終又俾脩其文書上其計簿使有所稽考焉噫聖人之治以教為先而所以頒布其教者一歲之間凡三致意委曲詳細丁寧諄切如此此其教化所以大行日新而無窮也歟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及不足上賢以崇德簡擇不肖以絀惡

吳澂曰此言司徒之所以教即舜之命契者也人之性稟或殊使民由於禮則過者不得過不及者

大學衍義補卷之十七
主
不得不及所謂節之也。人倫之德，民所同得，使之能知其敬，則莫不感發奮起而興於善，所謂興之也。為人欲所溺之謂淫，八政有所禁戒，如防之隄水，所謂防之也。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道以為道，不各德，其所以為德，所謂同之也。耆老所當孝養，上之人養其老，則民皆知致其孝矣。孤獨有所不足者，上之人恤孤獨，則民皆知逮其不足矣。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方慤曰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飲酒士相見賓禮也。

陳澔曰：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興民德，脩則不壞，明則不渝，然非齊八政以防淫，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大小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擬詭異之端矣。

臣按：舜典與周官皆云五教，而此又云七教，其

教之目比書所載加二焉所謂五教者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此加之以兄弟賓客為七
所謂長幼者即兄弟之謂也今分而為二則是
兄弟者天合而有先後者也長幼者人合而有
先後者也朋友親相與者也賓客泛相遇者也
然五教之在書則謂之敷敷布之也七教之在
禮則謂之明明昭之也而皆在司徒之所掌敷
者頒之於天下明者講之於學校也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法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脩其教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吳澂曰教即七教是也脩謂其教皆明無所廢闕
政即八政是也齊謂其政並舉無所參差以廣谷
大川而言則地產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
俗故雖導之以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
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
稟有異而其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
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
宜也

臣按民稟天地之性以生無不同也然其所居

之地水陸川谷之土俗各異所稟之氣剛柔遲
速之劑量各殊先王脩其教齊其政固欲復其
天地本然之性而歸之同也然土俗處處別氣
稟人人殊則有未易變易然者苟不至於反常
而逆理則亦不強之使同焉

大學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
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
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覆敗也事一人
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
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蔽乎身不
怨而能喻曉也諸人者未之有也

朱熹曰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
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
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周
書引書而釋之文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
端而推廣之耳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此言

教成於國之效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
一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
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臣按大孝脩身以上皆是孝之事齊家治國方
是教之事一家之中有父母有兄長有子孫僕
隸我於其間為子則孝為弟則弟為家長則慈
曰孝曰弟曰慈既有諸已則是能脩身而教於
家矣由是一家之中人人皆孝皆弟皆慈而無
一人不可教者由是即所以立於身行於家者

而教於人孝以為忠弟以為順慈以為愛人之
仁夫如是則仁讓之善積於一家而仁讓之化
形於一國所謂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苟或貪
而不讓戾而不仁惡念生於一人則一國便有
作亂之事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也雖然為善則難為惡則易而其善惡難易之
機由於君之一身而機者何弩之牙也矢之發
動由乎弩機一發動焉則勢有不可遏者以身
示教者可不謹其機乎所謂機者在於君身則
其心之意也心之發動是之為意人君欲廣其

教於天下不假強為在識其善念端倪之初處
動其機以發之從此推廣去耳嗟乎一念之善
與惡乃堯舜桀紂之所以分堯舜之君而有唐
虞治世之民其身既脩其家可教有諸已而求
諸人其所令之善即其所好者也桀紂之君而
有夏商末世之民其身不脩其家不可教而無
諸已而求諸人其所令非不善而非所好者也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人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熹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

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
義以教之

胡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
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
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
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
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
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
二君者其能然乎

臣按曰庶曰富曰教三者自堯舜以來為治之

大節目大綱領也蓋天生斯民而立一人以為
之司牧付之以庶富教之三事入君承上天之
付托為萬民之父母必當盡治教養之三事養
之以至於繁庶治之以至於富足教之以至於
仁厚則盡乎父母斯民之責而無負乎上天付
托之重矣苟為不然而惟知以天下而奉已適
乎已而不恤乎人生齒日至於衰耗田里日至
於貧窘民俗日至於靡蕩如是非但民不安其
生而君亦不能安其位矣就三者之中論之庶
富者君之事也教者師之事也三代以來盡君

道者間或有之無盡師之道者蓋亦鮮矣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
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

朱熹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
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
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五典勅我五
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

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臣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秉彜之性也有其性而或以氣稟之偏或為物欲之蔽遂去禽獸也。幾希聖人先得秉彜之全者也。視吾人有秉彜之性而不能全乃至去禽獸也不遠誰之責歟。吾為人之君而不能盡君人之責使人不遠於禽獸則凡吾所治者皆獮伐之物也。

吾何以為治哉。非徒負斯人之仰戴而實負也。天之付托也。寧能不憂於心乎。憂之而脩為之教命臣以掌其事立法以為之制必使蚩蚩蠢蠢之民皆率其秉彜之性然後吾之責塞而吾之憂釋矣。後世人主知憂此者蓋鮮矣。憂之一言唐虞聖帝所以戰兢惕厲而致雍熙泰和之治其本在此歟。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於里有

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讀為示化焉春
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
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
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
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
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
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
其傷怨刺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臣按成周盛時其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

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恩
非禮犯分之為此乖爭凌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漢賈誼言于文帝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
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
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禮云禮云
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
而不自知也

臣按為治大要二禮與法也禮也者教化之所
從出者也誼所謂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使
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則禮之所以禁

於將然者也法之為法禁於已然者則反是禁於將然則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而天下咸囿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中矣

董仲舒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從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於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

然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臣按董子所謂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是三言者是誠自古帝王脩教立化之本也所謂治夫下之大務生民習之以為風俗子孫循之以為治道雖百世可也豈但行之五六百歲而不敗哉

以上總論教化之道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上

易頤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程頤曰聖人極言頤之道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

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

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

也

臣按頤之義養也天地養萬物而人乃萬物中

之一物聖人則萬人中之一人也。天地養萬物而人與聖人皆在天地所養之中。聖人於人之中，乃其首出者也。體天地養物之仁，以養乎人。然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必欲人人養育之，非獨力之不能給，而亦勢之所不能及也。是以於衆人之中，擇其賢者而養之，使其推吾所以體天地養物之心，以養乎人人。釐之以其職，散之以其民，裂之以其地，付之以吾一視之仁，注之於其心，而寄之於其目，而使之代吾之視。一以仁之也，然非養之以廩食，則彼不假而為非養之。

以義理則彼不知所為，故必豫有養之而後用之也。然養之之義，以真正為道，苟養之不以正，如戰國之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熹，大學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起亂，果何益哉！蓋順之道，養正則吉，養而不正，其凶必矣。

舜典帝曰：「變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莊敬也。

剛而無與母虐，簡而無與母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朱熹曰：「胥，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

欲其要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震
古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
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胥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
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
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
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

臣按舜既命契為司徒敷五教而又於命伯夷
典禮之後命夔典樂教胥子蓋司徒之所敷者
布其教於天下典樂之所教者專其教於國李

也胥子者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不可無豫教
之法然所以教之者在因其資質而輔翼防範
之使皆適其中而無或偏焉然化之以其形不
若化之以其声於是專命典樂之官以司教導
之任蓋興起之於比興賦詠之間調和之於声
音節奏之外血脉於是乎動盪精神於是乎流
通邪穢於是乎滌蕩查滓於是乎消融真積力
久自然和順於道德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向
也氣質之美者於是而益美偏者於是而不偏

他日承天而踐祚君國而子民脩政而立事皆
得成德全才之人而用之矣帝世以樂教人之
意如此後世不復知此意學校之設其知以禮
為教也固鮮矣况樂乎方其受教之初也不知
禮樂為何物及其臨用之際一視禮樂以虛文
而欲人才之復古治道之隆盛難矣

大雅棫樸詩曰倬也彼雲漢天為章文于天周王

考遐與何不作人

朱熹曰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
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

也

曹居貞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
弱甚矣非鼓舞奮動之鳥能自奮而有成哉

旱麓詩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朱熹曰為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

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思齊詩曰肆成人冠以上有德小子童有造為古之

人無斃譽名髦也斯士

朱熹曰古之人指文王也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
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盖由其德純而

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又之美也

呂祖謙曰聖人流澤萬世者無有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教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

臣按學校之設所以明倫兼育賢也蓋倫理之在人人有之而不能人人盡其道聖人於是選其少俊者聚之學宮而教之俾講明其道而真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決然不疑焉則異日用之以理天下之務治天下之人為臣則

忠為子則孝臨事則不苟避見義則必勇為子君則犯顏敢諫臨難則仗義死節而思以其身當天下之重任世道之責其基本於是乎積累其機括由是乎轉移也理固貴乎講明而氣尤在乎振作要必上之人久於其道凱以強教之而張之當其機弟以說安之而弛之適其會鼓而舞之振而作之使之有感發興起之心歡欣交通之志則其得之於天浩然剛大者塞乎天地之間而不餒矣然非有以作其氣於平日安能得其用於異日哉詩補文王之世濟濟多士

而國家以寧者蓋有以獲乎作人之效也

靈臺詩曰於論論也鼓鍾於樂辟壁也離通離也

朱熹曰辟離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立如壁以節規者故曰辟離

臣按先儒謂靈臺一詩辟離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鍾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離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可見先王盛時本樂以為教所以鼓舞作興乎賢才者隨所在而有也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皇王蒸也君哉

張載曰靈臺辟離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離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朱熹曰鎬京武王所營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臣按辟離之學自文王已有之至武王有天下始專以為天子之學焉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臣按治世未有不脩學校者學校之廢必見於

末季之世

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
喜樂之矣

臣按此二詩朱熹集傳皆以其序說為非及觀
所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
莪之長育則又用序說蓋以此二詩為學校而
作自漢以來則然矣雖其詩中所言與序說若
不類者然序謂亂世則學校廢治世則樂育賢
才可見世道之治亂係乎人材之有無人材之
有無由乎學校之興廢也然則脩學宮育賢才
使青青子衿有喜樂之心無桃闥之失豈非王

政之大務歟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頌凡八章首章曰思

發語樂泮水泮宮薄采其芹水魯侯戾也至止言觀其

旂其旂笱笱飛揚鸞聲噦噦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朱熹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
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宮
亦以名也此飲泮宮而頌禱之祠

項安世曰古之為泮宮者其條理不見於經而有
詩在焉首三章則言其君相之相與樂此而已自
四章以下乃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於明其德明

其德而至於廣其心廣其心而至於固其謀終焉
此則學之本也自威儀孝弟之自脩而達於師旅
獄訟之講習自師旅獄訟之講習而極於車馬器
械之精能此則學之事也自烈祖之鑒其誠而至
於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而至於遠夷
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臣按泮宮之作不書於春秋說者多以為疑而
朱熹以為頌禱之辭蓋春秋常事不書學校之
脩乃有國之常事故也然因此詩以考見古人
學校之條理雖曰頌禱之辭然亦可見三代盛

時學校之事其關係有如項氏所推究者後世
設學乃顛顛以為教讀學生之所其於讀書作
課之外一無所事雖謂之名存實亡不為過矣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
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任得民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
棄時曰以大宰繫邦國之九兩參之以司徒安萬
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九兩無師
儒之繫則無以淑人心六俗無師儒之聯則無以
厚民俗師者所以宗主名教者也儒者所以扶持

名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雖有土地富貴治利族任何所恃以相繫。雖有宮室墳墓兄弟朋友何所恃以相聯。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也。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國家不可一日弛學校之教。本儒以設教立師以明道會友以講學。所以繫邦國者在是。所以安萬民者在是。毋徒視以為虛文。苟應故事。以為不急之務。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

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

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孝焉。貴謂

守在孝者。遊謂無職守不在孝者。

朱熹曰三德以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而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而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而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

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器之高下資質之
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
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
廢之意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
可倚於一偏也既曰三德矣而又教以三行者一
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蓋德也者得於心而
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其
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
則無所持循而得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
德而必以三行者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

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

臣按成周盛時設為師氏以教國子所以教之
之法曰德曰行而已非但以教公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凡國之貴遊子弟無不與焉德者行之
本原行者德之實跡有德以為之本隨事而著
其行在父母則親之在貧良則尊之在師長則
事之元若此者無非以充其孝德而已既有孝
德則知順善之可為而逆惡之不可為彊志力
行以求至乎至極之地也教國子而使之竭力
親親以盡其孝而又尊貧良事師長以友以順

焉則德之得於心者極其至而道之原於天者
於是乎生矣此成周學校所養之譽髦所以成
人有德而得全才之用也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曰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
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朱申曰古之為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
德行故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焉五禮吉凶軍
賓嘉也六樂雲門大韶大成大夏大濩大武也五

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
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
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
均輸贏朒方程句股

吳澂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養國子以道者
以師氏之德行審喻之而後教之以六藝六儀也
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
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
詒詒車馬之容匪匪翼翼德行衷也藝儀表也養
之以道而表裏俱善而保氏之教成矣

臣按保氏以六藝教國子而朱熹大序序謂人生八歲則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何也蓋六藝之事非八歲之童所能者特使之知其名物耳故謂之文必至十有五歲入大序然後教之以其事焉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孝政而合國之子弓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

鄭玄曰成均五帝序也周人立此學之官

賈公彥曰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法式以立國之學政而合聚國之子弟將以此教之

呂祖謙曰成均五帝之序以五帝之孝政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之教政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以典樂必兼教胄子之事成周之序皆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惟陶冶之功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五帝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一章大略可見漢太常典樂而兼教育之任亦此意

吳澂曰教之功要者樂也而德者樂之本語者樂之則舞者樂之效樂德而曰中和祇庸孝友者中者德之理和者德之容祇為德之敬庸為德之常孝與友者德之施樂語而曰興道諷誦言語者興者因物而發也道者道達人情也諷謂諷諫微言以寓意也誦謂誦書舉古訓以告之也言者自言心之所蘊也語者因問而答之也樂舞而備六代者樂莫盛於六代言其舞之善則其聲音之善可知也蓋樂所以節夫舞也雲門大卷黃帝樂也言其德如雲之出又能聚也大咸堯樂咸言其德之

徧及池言其潤澤也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也大夏禹樂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言其能以寬治民而救護之也武王樂也言其能成武功也

臣按成均者五帝之學周人備前代之學而大司樂所掌之法即五帝之法也五帝者顓頊高辛帝嚳堯舜也彼三帝者其教法無可考舜紹堯治而命后夔典樂以教胄子所謂直而溫以至於八音克諧者即其法也二帝之法如此安知其非承三帝之餘烈哉先儒謂古人教人惟陶

治之功最深是以五帝三王之世學校之中士
之所得於心者無非樂之德出於口者無非樂
之語動其容者無非樂之舞自幼以至於長由
中以達於外皆此物也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中
和之德所以易成自成周之學政不傳後世所
以教人者不過章句訓詁而已作無益之文習
非禮之禮人才日卑風俗日下其以此歟
大胥掌學士之版籍也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同合
舞秋頒學合聲

吳澂曰胥有才智之稱學士謂卿大夫學舞者致

謂按此版籍以致其來也古者士見於師以菜為
贄菜蘋蘩之屬也合舞謂等其進退使應節奏也
頒學者頒其才藝之所稱合聲亦謂等其曲折使
應節奏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觸罰其不敬者巡舞列
而撻罰其怠慢者

吳徵曰學士即大胥在版之國子也蓋學士之未
至者徵之使來學至者令之使有為比則較其能
否觸者罰爵也撻者扑罰也

五按學校之政有不帥教者輕則觸之罰之次

酒也重則撻之罰之以扑也蓋人之資稟不同
性情亦異中人以上固有不待教而自循於理
者若夫中人以下之資化之而不從示之而不
聽故先王制為教刑以愧恥之雖帝世以德化
民有不免焉虞書所謂扑作教刑是已而學記
亦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是則教之有刑其來
尚矣

以上設學校以立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九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設學校以立教中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

陳澧曰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
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頴之言班所
以班政教也舊說辟雍水環如壁泮宮半之蓋東
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臣按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已周禮
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
有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于魯頌而此言天子
命之教然後為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
者焉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而教之以洒掃應
對之類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而教之以格致
誠正之類

學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鄭玄曰樂正者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順此詩書
禮樂四術以教成是士故云以造士

陳澧曰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
入德之路故言術也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
習其實未嘗截然棄彼而習此亦互言耳

王次子王子群后謂諸侯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國之後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方慤曰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
不與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乎孝弟故入
學者必以齒曰凡則無貴賤皆以齒矣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王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屏之遠方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鄭玄曰出學謂九年大成也大胥小胥皆樂官屬
也大樂正告于王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書
禮以化之不變王親為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
周譜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棘於悔過寄者示
其雖屏之特寓於此爾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
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

方慤曰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
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
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

臣按先儒有言聖人以學校為朝廷之大政使
太子齒於俊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雖王
子亦屏遠方公於教化而不私則凡在學者孰
敢不性其情以蹈於中和之域哉觀此可見先
王之世其立教以化人也極其情文之備盡其
恩義之詳其有教而不化也養之以久待之以

寬親臨而觀感之責已以竦動之其不輕以絕
人也如此非至于甚不得已而不不齒焉此先
王之世所以無棄人而人亦不輕自棄也欤

文王世子凡學

以下皆音效

世子及學士必時

四時各有所教

夏學干

音也

戈

戰也 秋學羽

翟雉

籥

笛屬

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

助

之籥師學戈

籥師丞贊之胥

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

字如禮執禮者詔

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陳澔曰干戈為武舞羽籥為文舞小樂正大胥籥

師丞胥四人皆樂官之屬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

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皆大師詔教之瞽
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有天下兼立虞夏殷周
之學也

吳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胥鼓南

者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臣

按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群后之

太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

胥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日

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

陳澧曰魯之米廩即虞氏之庠謂歲此米於學宮也亦教孝之義序者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之次焉樂師瞽朦之所宗故謂之瞽宗類半也諸侯曰類宮以其半辟雍之制也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_長立_立國君_也民教_立學_立為先

陳皓曰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為至

耳然則舍學何以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吳澂曰古者建王國天子自君其畿內之民又建侯國命諸侯各君其封內之民其民飽煖逸居而無以教之則近於禽獸故天子諸侯之國皆必建學立師以教其民使之知有理義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術當為遂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

孔穎達曰古謂上代也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

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里中之有道德仕而年老退歸者為之師庠序皆學名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

臣按真德秀言古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
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
之讀法十有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
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
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

之域禮鎔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教人之
功蓋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嘗輕
去土著而事遠遊行之脩竅無所乎考至其設
教以琢辭鍤句為巧詭聖僻說為能非惟無以
淑其人抑且重斷喪之也真氏此言切中秦漢
以來教學之弊我

聖祖慨然欲復古庠序之制未即大位之先即建
國子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
立社學

上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

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觀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義俗也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我

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古人家塾黨序之名雖不同其以土著教人則

一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離絕經書句讀辨志辨別其

邪三年視敬業於所習無怠忽樂群於朋徒無悞五年視博習不以

程度為限制親師於訓誨知嗜好七年視論學講求學問蘊奧取友擇取益者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知其類聚通達明通義理強立而不反謂

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陳澔曰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每間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七年是學之小成至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

自立之行而小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

吳澂曰自一年至七年之歲終察視之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為九年也若此而教則可化其民使之為賢能而移易其俗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故近而被其教者既皆心悅而服遠而聞其風者亦且懷而慕之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校之法

大學始教入學之初皮弁祭菜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蘋藻之菜示敬道也

示之以尊宵雅雅小雅也肄習也三世皇皇者華官其始也

三詩取其初志入學鼓篋入學時擊鼓發篋出其書孫其業也

以遜順之心夏楚二物夏楚也收其威也收斂威儀未卜

禘五年祭不視學游其志也游學者之心志時觀而

不語春秋視學無有言說存其心也存其心幼者聽而弗問師說

無有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吳澂曰禘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禘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有司為之非天子大視學之禮也待時祭後乃視學不欲急迫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學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示教之法

大學之教也時春夏教四時必有正業退息退而必無息

有居學不學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不能安弦不學博依廣求物理

之所不能安詩不學雜服裳之類不能安禮不興其

藝即三者不能樂也學故君子之學也箴焉脩焉息

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陳澔曰凡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

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

輟也君子之學也箴焉脩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

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

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

吳澂曰箴謂入學受業時箴其身於所學之宮若

東序瞽宗等處也脩謂治其正業息謂退息私居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臣按學記此章可見古人教學者無一時一處

而不用其功焉此其學之所以易成也而成之

者本末兼該精粗通貫無一而或遺焉者也雖

然一弛一張文武之道是以君子之學固不可

無箴脩之處亦不可無游息之時蓋喜說生於

時習自得由於深造成其功於進德脩業之際

養其心於玩物適情之餘學者如此則未得之而不苦其難既得之而去之不速矣

今之教者呻

吟詠

其佔

視也

畢

簡也

多其訊

謂也

言及于數

止所言不

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

猶責也

之也佛

弗

夫然故隱其學

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

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張載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造之徒使人

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其安不由其誠皆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

乃告之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材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其誠哉

吳澂曰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辭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與否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為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觀其已知已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也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強之以必知必能

是其求責於人也。淺深莫辨，故曰佛如是則莫能明其所受於師之學，不願親其師而反疾其師矣。已知已行者未能安，則苦其難進之，以其所未可，雖欲益之而彼不能知其益也。縱使強抑俾終受其業，然所知非久，必又昏忘所行，非久必又遺失，故曰其去之也必速，刑猶成也。謂教人不成者由此。

臣按此章論教之不成，切中後世教人之弊。祖宗以來，設立學校，准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

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頹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為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人才，使之如已，多見其不知量也。凡其所為所行，盡墮在學記。此章中記謂教之不成，其此之由。今日人才不及於前政，由於此，非獨不能成其不成之才，併與其可成者分其志而墮其業也。且其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遍

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即去固有九年而僅
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臣竊以為
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
未易得也莫若復

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內閣儒臣將洪武初
侍御史睢稼建言

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
校者及憲綱等書一斟酌詳議參以聖賢教
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為準立為學校教養法式
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為師儒者必依此

式為教為生徒者必依此式為學為守令者必
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
其所以教學提調者必合此式否則有罰大抵
學校之教德行為先然德行難於考驗必須考
其藝業所謂藝業有三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
者一以中人以下為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
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為數本經
四書史鑑經義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
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為正業而試之其出題
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

理順不許竒怪尖新以是為準每月學校將所
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
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入顧其
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
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矣此非獨有以成就人
材是亦一道德之大端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

犯喻節言分限而施謂之孫順也相觀而善謂之摩相厲也

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拒扞也扞扞也格如地也

東雅而不勝不能承也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

施謂節等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
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
由廢也

陳澹曰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不
陵節而施謂不教幼者以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
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
如之燕私之朋必不責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遊
邪辟必惑外誘得不廢其業乎此燕朋燕辟之害
皆由於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
相反也

臣按教之所由興者有四先儒謂三屬於師一屬於友臣則以為所由廢者有六其前三者屬於師其後三者屬於友也由是觀之可見師之為教止於大綱若夫切磋琢磨薰陶漸染而朋友講習之益觀感之化尤為多焉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才有餘者或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後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此四者心之不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呂祖謙曰四者心之所由莫同病各有別知其心

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姑隨證用藥

陳祥道曰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救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長善救失之道也

臣按人之生也性無不善故人人皆有是善然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不能無失也故教者必因其本無而今有者拯救補塞之如是則師之教道立而天下無不成之才矣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天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

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為君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

臣按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說者謂入歲十五歲天子世子之禮十三二十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入學之期臣竊以為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言之耳非截然立此以為期限也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序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序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朱熹曰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臣按三代學校之制其鄉學之名雖有不同而國學之名則無或異然其所以教之者無間小大壹是皆以明倫為本焉所謂養老教民習射

